



临川傩舞之神韵

■梁海波 陈 鸿

傩舞在临川区域传承了几千年,始终保存着一整套“起傩”、“演傩”、“搜傩”、“圆傩”的宗教仪式,是对古代傩祭的继承和发展。临川傩具有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类别、粗犷刚劲古朴神秘的武文化特色、有违一般运动规律的动力特征、质朴奇异的傩面具艺术、戏剧化的表演及震人心魄的乐曲伴奏等特征,同时又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临川傩;特征;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1-0149-05

梁海波(1968—),男,东华理工学院体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陈 鸿(1963—),男,东华理工学院体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江西抚州 344000)

傩是古人戴着面具模仿诸“神”、诸“兽”驱鬼逐疫的原始宗教仪式。在我国古籍中早有记载,《礼记·日令》载:“季春之月,周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御估疾,以通秋气;季春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周礼·夏官》也有详尽的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说明在周代一年三季都有大型傩祭活动。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当今,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包括陕、甘、川、黔、桂、湘、赣、皖的傩文化圈。其中赣傩文化为我国傩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而赣傩尤以抚州的南丰、乐安为代表,本地人素称南丰为文傩、乐安为武傩。临川位于江西东部,世代临川人依山傍水,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临川文化,临川傩舞便是临川文化园地中一支独特的奇葩。据

《临川县志》所载:“文昌在斗而北,谓主抚州。”从古人星象分野的角度来看,是文曲星主治。文曲星又名魁星,传说专司人间科举进士,倘若文人被魁星朱笔点到,他年一定榜上有名,魁星因而成为临川文化图腾的主要神灵。“临川民俗文化底蕴丰富,源远流长的古神话传说与巫舞的崇尚是其民俗文化的根本之一。”^[1]

一、临川傩的宗教仪式

临川傩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图腾信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傩的意思是超自然的社会意识,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质,又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时至今日,仍在临川区域的南丰、乐安、宜黄、广昌、崇仁、南城、东乡等地广泛流传,且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尤其是南丰石邮村的跳傩是最典型、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传统傩舞之一,含有极其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中华古文化的

“活化石”。本村清同治版《吴氏族谱·乡雉记》记载了雉祭活动的过程：“及至元宵后一日，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互唱，手执铁链铮然有声，房室堂厅遍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达旦，是夜寂然，鸡犬无声，乡人又名曰搜雉。”石邮村明代诗人刘镗在《观雉》诗中对雉舞表演的描述为“翻筋踢斗臂膊宽，张牙颐舌口吻乾，摇头回顾百距跃，剑身千态万单索。”仍至今日的南丰雉祭仪式，依然保留着每年从农历初一跳到十六，包括“起雉”、“演雉”、“搜雉”、“圆雉”等仪式过程。“起雉”，大年初一清晨，雉首带领弟子来到雉神庙，将十二尊雉神面具及一尊金胄红袍的雉神小太子木偶雕像从雉神台上请下，焚香礼拜，燃烛鸣炮，锣鼓齐鸣，沿庙参拜。“演雉”，是雉祭活动的主要部分，全过程共有《开山》、《纸钱》、《雷公》、《雉公雉婆》、《跳判》、《酒壶仔》、《双伯郎》、《祭刀》等八个传统节日依次出台。“搜雉”这是雉祭活动的核心。正月十六夜至次日凌晨，全村热闹非凡，雉信仰者聚集雉神庙，舞雉者手执香火，垂首神前，念着雉咒，手舞足蹈逐疫求福。接着由“开山”、“判官”、“大鬼”一手执铁链，一手持“香火诀”，快速冲出神庙，奔赴各家各户，潜入厅堂、内舍，挨家挨户驱疫逐鬼。“圆雉”，舞雉者高举火把，脚踏田间小道，逐崇于郊野，以“参圣像”、“判效”占卜全村五谷、六畜、生育、疾病等各个方面的凶吉预兆。

二、临川雉的特征

临川雉舞历史悠久，南丰雉从秦汉到现在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据南丰石邮村《新建雉神殿碑序》中记载：“南丰的跳雉既载周礼，夏志鲁范，延今历三千余年，传递勿递。”乐安武雉及其它地方的雉舞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融合了民俗、宗教、雕塑、彩绘、舞蹈、戏剧、武术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料。具体特征如下：

(一)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雉舞类别

临川雉舞内容丰富、流派纷呈，重点活动大致分布在南丰县：白舍镇甘坊村、三溪乡石邮村、桥背乡水北村、莱溪乡麇溪村、波罗乡罗坊村等乡村；乐安县：增田乡东湖村、鳌溪镇罗山村、牛田镇流坑村等乡村；宜黄县神岗村；广昌县甘竹镇；崇仁：沙堤乡、相山镇、山斜乡等乡村。由于各县的风俗和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其雉舞风格各异，叫法也不同，南丰称“跳雉”、“和合舞”、“竹马舞”；乐安称“滚雉神”、“打戏头鼓”、“雉玩喜”；崇仁称“跳八仙”、“面佯公”；广昌称“跳魁星”等。形成以南丰为文雉、乐安为武雉的地域风格。仅在南丰县就有八十七

个雉班组织。雉舞节目虽有相同之处，但粗略统计也不少于二百种。在纷繁多彩的雉舞表演中，按其内容可分为六大类：其一、表现神话传说、取材于民间故事。如：《唐僧取经》、《魁星》、《福禄寿三星》、《财神》、《捉元精》、《天官赐福》、《和合》、《纸钱》、《文曲星》、《哪吒》、《观音坐莲》、《跳八仙》、《面佯公》、《魁星点斗》、《雷公雷母》、《财神骑虎》、《牛魔王》等；其二、表现镇妖驱鬼、祛邪逐疫、迎神接福。如：《鹰哥大臣》、《田螺大王》、《搜逐大王》、《地花》、《酒壶仔》、《开山》、《七星》、《捉鬼》、《双伯郎》、《跳凳》、《雷公》、《打关刀》、《打瓜斧》、《六将表演》、《钟馗捉鬼》等；其三、表现忠孝节义。如：《关公》、《竹马舞》、《开山子弟》等；其四、表现生活情趣、模拟动物形象特征。如：《跳猴》、《跳蟾》、《鲤鱼》、《鸡嘴》、《猪嘴》等；其五、表现谈情说爱、增子添孙。如：《雉公雉婆》、《和合》（宜黄神岗雉）、《高源送子》、《书生董永与七仙女》、《和合舞》等；其六、表现技巧类。如：《打罗汉》、《踩爆竹》、《抢罗汉》、《滚团牌》等。

(二)粗犷刚劲、古朴神秘的武文化特色

临川区域的雉舞具有文武之分，以南丰为代表是文雉；而以乐安东湖、罗田、流坑均为武雉形式，其以武技见长。传说故事中雉舞的起源时间多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或多或少与抗击外来侵略有关，同时，雉技的表演又在不同程度上宣扬武技，突出武术的作用。武通“舞”（汉语大辞典中的一种解释）。马叙伦《说文解字书疏》曰：“舞为武的转注字，字巫的后起字，盖巫从大，象执旄尾而舞……为武巫之转注字，可证也。”^{[2](P98)}“雉舞本是武舞。其以北方军旅之鼓！角为乐器，正如同兵临战，可壮声威。”^[3]而乐安雉舞在表演中武功成分显示得尤为突出。东湖村“滚雉神”中的《鸡嘴舞》与《猪嘴舞》在表演风格上较大程度地展示了武术韵味。表演独舞时，鸡嘴执刀与握枪上阵，表演一个个武术动作，如：“挑马枪”“托环刀”等，给人雄姿英发，潇洒飘逸之感；猪嘴则手揣弓箭、关刀、蛇头棍上阵，一个“回头弯弓射天狼”，动作洒脱优雅；“关刀”舞风，扑朔迷离；棍术表演“挡蚺蛇”与“棍横护腮”等等；罗田村的“打戏头鼓”更是动作奔放、勇猛刚劲，既有对阵拼杀的武攻战术气势，又有舞台表演姿势造型的独特美工效果，充分显示了武雉粗犷刚劲的武文化特色；流坑村的雉“玩喜”，文武兼备，风格热闹诙谐。雉舞表演大致分二大类：一是祭祀类；二是表演武功类。此类节目有《闯辕门》、《古城会》、《唐僧取经》、《抢罗汉》、《滚团牌》等十五种之多。道具除面具外，还有刀、

枪、剑、棍、戟等。流坑舞傩时,讲究大场面、大气势,从大年初一起傩到元宵收傩,天天鼓乐齐鸣、走街串户、观者芸芸、热闹非凡,而表现武功的傩舞更是热闹活跃,要求走场、对打到位,一招一式都尽情的表现剧情内容。舞傩时,表现者身段灵巧,跳跃、翻滚变化自如,同时配合各种身法、脚法及步法,其动作粗犷而又洒脱、有板有眼,观者惊喜若狂。

(三)有违一般运动规律的动力特性

从发生学和原生质的角度看,傩的原生态是一种手足舞蹈的原始舞蹈形态,从现存乐安武傩表演时的粗犷朴素而神奇的手与脚配合就可得以证明。傩舞形态变幻诡谲、异象纷呈,动作特点为:“笑晃头、怒抖肩、脚勾手弯身段圆、指出诀、腕反弹、手脚同步顺一边”。这些别具风格的特异动律,不受人体一般运动规律的约束,又与民族民间舞动作规律不一样。究其原因:傩舞每一折段都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跳傩扮演的角色均为臆想中的神灵、鬼怪。神鬼在臆想中所做的动作当然超乎人间正常人的动作规律。因此,傩舞的姿势造型、动作规律都应体现宗教情绪的需要,力求以形达意,显示超凡者的神韵,从而达到拉开人与神鬼之间的距离。

南丰石邮村古傩《雷公》的表演,就是手持锤与凿,时而单脚蹦跳;时而四处敲击,其目的在于:祈祷风调雨顺。该动作颇具代表性,分析《雷公》动作特点为:其一,提腿屈膝,脚掌落地,再过渡到前脚掌,往前作径直运动,另一腿送胯屈膝后抬,身体顺势往前侧倾,然后动力腿全脚落,提腿屈膝往后运动,身体则向后仰倾;其二,以腰为轴,从腰、胸、背、肩、头部分别依次向前或向后顺势倾倒;其三,行走时,以腰带胸、以胸带头,同时甩肩,连续向前后作斜向运动,形成提、探、倾的身体流向。总体来说就是形成“圆、弯、勾”(身段圆、手弯、脚勾)的体态,以及激昂、震烈、明快的动势,使人产生神威无限之感受。

舞蹈动作一般是随着重心的流动而改变发力的大小。而《雷公》动作却预动先用劲,即后脚蹬地,带动前脚屈膝抬腿,同时身体向后侧倾,这一预备动作中,由腰胯发力,带动肩、胸、头,当动力腿稳稳踩下去,一经落地,立即控制,变为主力腿,同时双手通过肩、胸、臂、腕,依次用力从胸前分开。如此发力原理干脆利落,形成了倾倒突射的流动特点。这种以递增力度所形成并逐渐加强力度所展现的“雷公”独特风格,表现了刚中有韧、柔中有脆的刚柔并济特点。“雷公”舞在屈膝下沉,含胸抱

腹,沉而不僵,梗而不僵的“圆、弯、勾”的动态中,追求一种神似,注重一种神韵,产生神秘凝重、威严壮观之感。

(四)质朴奇异、富有趣味的傩面具艺术

尽管现今的人们已不相信什么鬼神的存在,但以驱鬼逐疫为宗旨的傩戏,却仍依附在临川的民俗中,而且发展成一支颇有艺术和文化深度的傩文化。面具是傩舞的载体,显示了傩文化不朽的魅力,并以其独特的韵味,成为一座沟通蛮荒时代与当今岁月的桥梁。傩面具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包容了宗教、民俗、民族、社会、历史等文化因素,是原始文明的遗存和见证。

临川傩面具风格各异、数量多,就“南丰县傩面具就有100多种,2000多枚”。^[4]按角色特点可分五类:一是驱鬼逐疫与擒魔能手类。有开山、钟馗、大鬼、小鬼、鹰哥大臣、怀台、搜逐大王、双伯郎、雷公、鬼公、鬼婆、七星、金刚等。如南丰甘坊村的开山面具,脸呈蓝底色,怒火燃烧式的眉毛,圆眼怒睁,满脸肌肉隆出,一对下獠牙向上翻,面目狰狞、凶恶;二是祖先与宗族祭祀类。如南丰石邮村的傩神太子,宜黄神岗傩中的“高源送子”;三是戏中央传奇与神话传说人物。戏曲传奇人物角色有:关公、周仓、赵云、刘备、张飞、蔡阳、孔明、姜太公、二郎神、哪吒、金吒、唐僧、孙悟空、秦叔宝与尉迟恭等;神话传说中的角色有:天官、魁星、千里眼、顺风耳、八仙、雷神、以及一些精变角色,如:鸡神、猪神、鲤鱼精、蚌精等。如乐安流坑村的关公面具,头戴青天白日图案帽,赤红的长脸,剑眉上扬,红须长髯,两颧骨突兀作威严状;四是道与佛教诸神类。道教的有三元、三清、玉皇大帝、张天师、八仙、金甲和银甲将军等;佛教的有如来、观音、金刚、罗汉、判官等;五是民俗与生活类。有福、禄、寿、禧、和合、土地等。纵观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含义深邃的傩面具,可以看出临川傩面具的雕刻艺术继承了传统雕塑艺术的造型特点,雕刻技术精湛,使傩面具角色具有立体感及表现力,渲染感强,如人置身其间,仿佛回到了质朴而遥远的过去。

远古时期的傩面具是神鬼意识的物化符号,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的逐渐认识,在消灾避难、崇拜鬼神中也注入了一些人间烟火的气息,给傩面具注入愈来愈多的审美基因。世俗化使傩面具愈来愈贴近生活,人性化使傩面具愈来愈注重刻划神祇的内在性格和喜怒哀乐。使鬼神的形象相对减弱了狰狞恐怖的原意,变得亲切可爱,可以使人理解、接受。如石邮村傩公傩婆面具,

“傩公”头戴乌黑员外帽，白脸长须，笑咪咪的眼神露出长者的慈祥 and 宽厚，嘴角左歪显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额头上几行浅浅的皱纹随意展示出岁月的风霜。“傩婆”则与之相对应，乌黑发髻，细腻肤色，展示出女性的特点，一双嫣然而笑的眼睛中含有女性的柔媚和温情，嘴角紧抿向右歪斜，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古代女性笑而不露齿的涵养。如此雕塑形象使这对傩面具充满人性与生活气息。

临川傩面具质朴奇异的五官形态、夸张强烈的性格表情、富有趣味的饰物及神秘的符号，忽而使人觉得坦白浅露，妇孺皆晓；忽而令人感到疑惑难解，莫测高深。用历史的人文的眼光来审视，可以发现人类的、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民俗的、心理的、体育的种种底蕴，体味到世世代代艺术家们浪漫奇想和惊人的创造力。

(五) 戏剧化的表演及震人心魄的伴奏乐曲

随着社会的发展，傩祀活动仪式从宫廷传到了民间，并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起举行的重要仪式“大傩”，其目的是驱鬼逐疫，祈求来年的平安。这种仪式从远古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然而，驱鬼逐疫的本来意义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了，傩舞也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特别是“在独立的舞蹈艺术趋于衰落的明清时代，‘傩舞’逐渐发展为‘傩戏’，成了戴着面具表演的戏曲形式。”^[5]“这种艺术的异化现象主要是由于傩舞的表演与戏剧的表演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6]从傩舞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表演者戴面具用歌舞表演神鬼的故事，这已和戏剧表演故事十分的相像。如傩舞剧目中的《天官赐福》、《书生董永与七仙女》、《魁星点斗》、《走报之喜》、《六将表演》、《和尚装香》等等。其中，《书生董永与七仙女》极具戏剧性：董永锦袍朝靴，手拿折扇，一步一摇，来回场中，挂起字画，弹拂两袖，得意洋洋；七仙女抱子出台，感慨零涕，交子与董郎，随独展身姿，轻步舞台。还有《和尚装香》的表演：小和尚开寺门伸懒腰，揩眼睛，依钟鼓之韵洒扫堂院，添加灯油，轻插香柱，念佛打座，长揖三拜，等等。如不戴面具，不加点破，真不知是戏是傩。台上唢呐萧笛，曲调缠绵，浓浓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傩舞的伴奏形式一般为打击乐，既能营造气氛，又颇为简便易行，通常以大锣、大鼓为主，外加大钹、小钹、堂鼓、手鼓等，表演时偶尔伴旋律而舞，近代又加进了吹管和丝竹乐器，使伴奏音乐更具特色。如乐安流坑傩戏乐曲就有近二十种，有清（小）乐器：小唢呐、钹、钹、二

胡、胡琴、月琴、笛子、箫等；有浊（大）乐器：鼓、大钹、锣、大唢呐等。从器乐角度看，完全可以与京剧采茶戏相媲美。其曲调主要有：《浪淘沙》、《小桃红》、《水鲤》、《刮骨飞》等，可谓悦耳动听、喜庆欢快、雅俗共赏。而南丰传统保留节目《开山》的表演则显得气势磅礴、古朴沉重。幕前是节奏明快的锣鼓点造成激昂热烈的火爆气氛，接着在沉重古朴的锣鼓声中，表演者上场，在变化多端而又有节律的锣鼓声中翩翩起舞，开天辟地，沉清宇宙。体现出先民们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现南丰已将傩舞作为文化旅游项目，开辟傩舞考察基地，建立傩文化展览馆，组建傩舞艺术团，组织傩面具加工制作，其目的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宣传南丰、发展南丰。

临川傩舞风格奇异、多姿多彩，有武傩之粗犷刚劲，傩“玩喜”之戏剧色彩，古傩之朴实沉重。它包容历史、民俗、民艺的纷繁复杂内容，蕴含着原生态文化价值，有其独特的观赏审美可视性。在新的时代，如何除秽取精，融注新的神韵，使其迸发出灿烂的火花，还需进一步探讨，进一步挖掘开发。

三、临川傩的文化内涵

临川傩跨越了人类社会多个朝代的漫长历史，在不断地舍弃、吸收、演变和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点，又蕴含着极深的文化内涵。

(一) 图腾文化的反映，祈福纳吉，消灾避祸的观念强烈

“傩”应是远古南方部落呼图腾鸟的语声词。据考证，分布在江西东北区域内商代先民，属古越族。有关古越人与“鸟”关系的记载颇多，如《水经注》载：“（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越绝书》云：“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史记·越世家》亦载：越王勾践“表颈鸟啄。”诸多记载皆表明古越族曾奉鸟为图腾。奉鸟为图腾与赣傩的始源有直接的关联^[7]。“傩”字的最早原为语声词，这在前人已有较权威的诠释。《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傩”字从是“魑”字假借过来的。释：“见鬼惊词……读若‘傩’。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魑’。”《说文》释：“魑”：“见鬼惊词，从鬼，‘傩’省声。”这些都明白地释说“傩”之义是呼叫（包括逐除）之语声词。“傩”的呼字原义在傩仪中和民间一直存留着。唐《乐府杂录》中载：驱傩时，方相氏“口作‘傩傩’之声不绝于耳。”那么为何“傩傩”之声具有驱逐疫鬼的神秘力量呢？“这是因为‘傩’是南方百越民族对鸟的称谓。如汉字中的‘鸟’‘蛋’，在侗语发音中

‘诺’，在壮语及傣族地区亦为‘诺’；布依鸟的发音为ZO²，即‘若’。而以上民族都是百越之后裔，与赣地先民有血缘联系。古老的赣地曾呼其鸟图腾为‘傩’是信而有据的。”^[18]图腾是部落的保护神，被认为具有抵御灾祸、邪凶的超自然力。因此，赣地的古越部族，以鸟图腾的神秘力量互渗到自己身上，从而达到驱逐疫鬼的目的。远古的年节，非凶即恶，禁忌众多，来临之际，全村即举行盛大的跳傩仪式。人们戴着面具，“在岁前一日，击鼓驱瘟疫之鬼”，同时，还要“口作傩傩之声”。之所以如此，亦是为了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鸟图腾的力量，使一切妖魔鬼怪闻之丧胆，逃之夭夭。

(二)以魁星为崇尚，将魁星作为区域文化的主宰之神来祭祀

魁，古星名，《史记·天官书》谓“北斗七星”。古代科举考试称进士第一名为魁甲，取魁为北斗星第一星之义。魁星又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俗称为“奎星”，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道教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魁星神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右边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旧时的学官也多供奉魁星，认为其主文运，魁星的形象为蓝面赤发鬼状。魁星也称文昌星，又称文曲星。在临川文化中，魁与文曲星是同一星神，是主文章科举之星宿。临川自宋以来才子辈出，被誉为才子之乡，这与临川文化中对魁星的崇拜有一定的联系。与之相应，临川傩舞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对魁星的崇拜。无论是南丰的文傩，还是乐安的武傩，跳魁星几乎成为各地傩班必演的节目，尽管各地的魁星扮相及表演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傩面特点及演跳目的基本相同，都是宣传读书高中金榜，为了科举进士。魁星角色在江西的吉安、赣州、萍乡、上饶等地傩舞中均未发现，个别地方也有类似节目，但演跳的目的和意义均没有临川傩文化这么具体鲜明。究其原因，因为古临川区域横跨吴楚越三地，根据古人以星空分野的原则，处斗牛之间，文曲星主抚州，因此在赣傩文化中祭拜魁星几乎成为临川人的专利。贵州等地的傩戏，其角色有文将、武将、女将、僧佛等等；云南的关索戏面具角色众多；广西、湖南和四川等地的傩堂戏、师公戏等都没有魁星角色。在临川将魁星作为区域文化的主宰之神来祭祀，正是千百年来临川才子文化兴盛的一个内在的精神源动力，也是临川才子教育思想深入千家万户的民俗体现形式。

(三)反映崇尚生命，繁衍子孙的生命礼俗内涵

这对农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以南丰古傩为例，从傩的演出节目来看，“傩公傩婆”最为典型，傩公傩婆面容慈祥，应着轻松欢快的锣鼓节奏，踩着碎步，手捧傩神太子跳起舞蹈。关于傩神太子有个传说，据传，古代傩公进京赶考，住店时老板娘看上这位举止文雅，慈眉善目的秀才，想把女儿嫁给他，只是考虑到秀才已年过八旬，老板娘担心他无生育能力。晚上，老板娘备一草木灰盆给秀才夜用，第二天发现盒里的灰上浇出一个深坑。老板娘遂把女儿嫁给他，傩公不负众望，与傩婆生下一子，就是我们供奉的傩神太子，难怪跳傩时户主要把傩神太子接到家中，其目的不言而喻了。还有演傩时第二个节目“纸钱”，也是反映人们祭典女娲造人，其动作与传说中女娲造人是一致的。傩人手拿绳索带来回舞动，上下跳动。古书上记载，“女娲创造出一个泥娃娃变成人，后来干脆从山崖边扯下一根藤条，蘸满泥浆水，朝地上一甩，那泥点溅落的地方，居然也出现了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小人，于是女娲接二连三地挥洒泥水，人类的踪迹很快就布满了大地。”^{[9](P43)}

总之，正因为临川傩具备以上内涵，其社会功能才得以认可，所以传承时间较长而方兴未艾。同时临川傩诸多的特征，显示了其对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宗教学研究的巨大价值。临川傩的生成与发展，对中国傩文化，尤其是对湘、桂、黔傩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章军华. 临川傩文化[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1.
- [2]马叙伦. 说文角字书疏证·卷10[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 [3]姜春爱. 傩与假戏剧文化之研究[J]. 戏剧, 1996, (4).
- [4]曾志巩. 千年傩舞新展[J]. 中外文化交流, 1997, (5).
- [5]王克芬. 中国舞蹈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6]蒋中崎. 从傩舞、巫舞的形式看中国仪式戏剧的雏形[J]. 艺术面像, 1992, (2).
- [7]万建中. 江西最早的傩面具与傩的始源[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 (2).
- [8]谢庐明. 论南丰傩的宗教仪式[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 (4).
- [9]冯克诚. 中国通史(上卷)[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叶萍】